

藏書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九

總論在前

三富國名臣

李悝

○桑弘羊孔僅

耿壽昌

戴冑

○劉晏

陳恕

趙開

藏書名臣傳卷九

○富國名臣

○李悝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

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孔僅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

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銕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銕者置小銕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銕作官府除故鹽銕家富者爲吏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銕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銕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

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
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
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
望之奏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
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今壽昌欲近

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

○戴胄

戴胄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擅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錄事貞觀二年胄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𠅘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　魏徵與胄善每

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知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

聯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表

豈直能明刑善理財已乎

○劉晏　妙人

劉晏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挼穗以供之晏受命以轉運爲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卽

根本

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
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酇侯也
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
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宴代其任法
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
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宴
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愼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
足停天下攝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
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

職任者寡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去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

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迥

人劉清潭等請立妃爲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
妄言宴與其謀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宴搖動
社稷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今幹
伏辜而宴猶在職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
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
與下流
崔寧亦力救解故宴止罷使與忠州刺史炎知庾準
與宴素憾擢準爲荊南節度使以相司察準卽奏宴
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
有臣如此何忍殺之
亂炎詒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宴死家屬徙嶺表

坐累者數十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言誅宴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宴殁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宴所辟用也陳諫以宴爲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宴充使戶不足二百萬宴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

去爲盜宴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宴之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廩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况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

冋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寔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陳恕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召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持兵禦寇春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

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眞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眞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曾其首也及廷試糊名曾復中甲科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眞宗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準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爲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

與之自是訃使無不循其舊貫焉卒年五十九眞宗悼惜錄其子執中爲太常恕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欲毁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趙開

趙開安居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嵗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

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指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羸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

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與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幷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

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羸貲若有餘然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乃自劾老懇乞去朝廷不許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命席益爲之開復與席益不合而卒宋室之不兢大抵若此矣

李生曰使吳玠不譖殺曲端不訴趙開則其材豈非

大將之選哉然則愛惜人才固將相之急務矣

名臣言行卷九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

晏子　　師曠

魏敬　　東方朔

簡雍　　諸葛瑾

李忠臣　谷那律

王方慶

藏書名臣傳卷十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

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譽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太史公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故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

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傍有禳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髠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髠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髠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髠帣鞲鞠䠊待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卓吾曰連縱之忽遽奪之至極而心極而悲極而衰眞令人悚然也況正當威王厭極時乎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

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

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
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後為相三日後
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必如孫叔敖
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
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
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取爲非廉吏又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至十世不絶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

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居無何二世爲趙高所殺而優旃歸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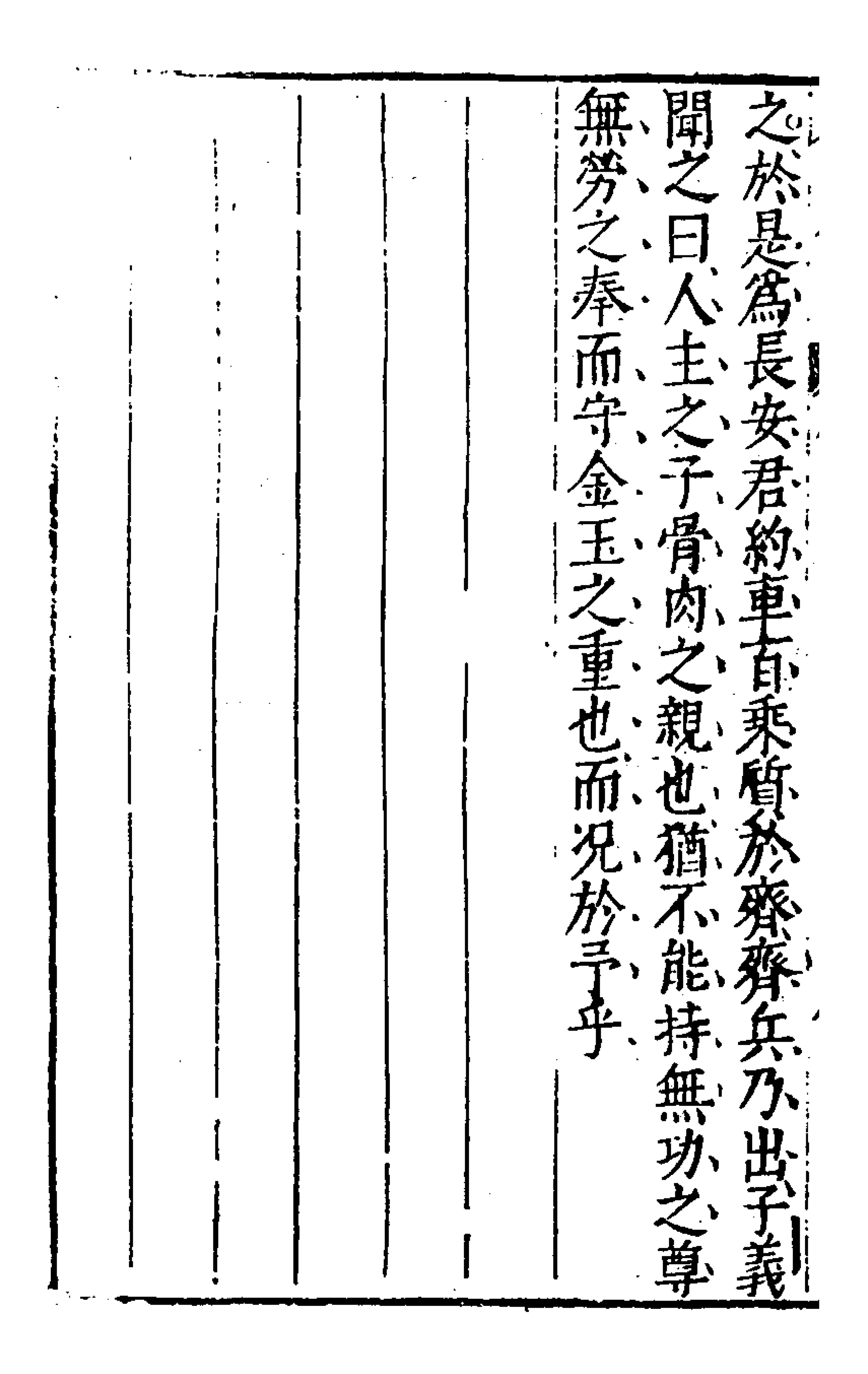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楊慎曰太史公此贊滑稽語亦滑稽而予獨惜其不能亦滑稽以回漢武之怒也然則滑稽豈易哉余爲誰卓吾子

○左師觸龍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肎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

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

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
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
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
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
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
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
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



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

○巖下貫珠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

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敬新磨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李卓吾曰伶人敬新磨與髡與朔何異使亞子略加之意能使亞子不復縱長夜之飲也烹阿而封卽墨

直反覆手耳、然則善引君者、最當看一定之途轍哉、俗儒之不可以事君斷斷乎、其可知矣、晃之語孟子曰、無賢者也、有則晃必識之、孟雖好辨、欲以求勝、孰知其不能得也哉

附録

〇晏子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〇魏敬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〇東方朔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明名臣傳卷十